

彼此想念

赵荣发

当年我在乡下务农时,曾在老镇上的的一所民办中学当过几年代课老师,这所学校规模很小,一共不到十个班。后来,我考上大学不久,学校被转合到附近一所名气很响的公办中学,我也就和曾经的师生们渐渐断了联系,直至去年初春,在当年最沉默的张老师的发起下,二十来年还健在的老同事才重新相聚在一起。场面显然是热烈感人的,大家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相互间的牵挂:“常常想起大家,今天终于见面了!”有的老师说着说着,眼里就泛起了泪花。

更令人感动的是,当天活动后,不少老师把现场拍摄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又引来了更多的惦念,连我这个代课老师也不例外。那天晚上,一位早已移居大洋彼岸的小凌同学,从她哥哥的微信里看到这个信息后,迫不及待地联系上了我,随即发来微信,附带着一个她弹奏钢琴的视频。她在微信中写道:“赵老师,我虽移居国外已久,但还是会常常想起当年的老师同学,想起你带领我们文艺小分队下乡演出的情景,看到照片里的你还是那么精神,我太高兴了。”

那天晚上,我打开视频,边看边听着小凌弹奏的钢琴曲,惟觉心旷神怡。

遗憾的是,就在聚会后不久,我因旧疾复发,住院接受了个微创手术。怕惊动他人,我“封锁”了这件事,即使在完成手术后,当曾经的徒弟小张打来电话时,我也照样不露声色:“今天我怎么想起我了,有事吗?”“师傅,你精神蛮足的嘛,不错不错!”顿了顿,又说,“你老不是快生日了嘛,大家让我约个时间庆贺一番。”我一听就笑出声来,“我生日还有一个来月,你怎么忘啦!”小张也跟着笑起来:“师傅,提前总比忘了好吧?那行,我们到时候再约!”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机密”是在我生日那天小张主动坦露的:“师傅,其实那天我知道你住院了,外科病房带教护士的女儿是我的闺蜜,你还能守得住秘密?”发觉我被懵住了,小张更加得意,“不过,那天我听你说话挺精神的,就放心了。后来,我也几次想来看望你,又怕你躺在病床上,自觉失了做师傅的威风,所以继续装聋作哑,免得你胡思乱想。”我听了这番话,骂也不好打也不行,只能朝她伸出大拇指:“你这姑娘,什么时候变得聪明起来了!”

这天的生日聚会就这样愉快地过去了,秋意渐浓中,我的身体逐渐复原,生活也回到原来的状态。可让我毫无防备的是,我居然又遇到一件同样的暖心事。

这天黄昏,我外出回家,走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忽听得有人远远地叫了一声“赵兄!”我定睛细看,刚隐约想起,这是相处了十来年的老邻居汪师傅,只见他已赶到我面前:“嗨,我刚才远远看到你走路的样子,就觉得是你,果然是你!”

这句话瞬间感动到了我,让我一把拉住他站到街头一角,尽兴聊了起来。他告诉我,“这么多年来,我常常会和老婆提起你,有几次还想一起来看看你们夫妻俩。”我听了不住点头:“其实,我俩也常常想起你们,你俩也该做上外公外婆了吧……”

街头的路灯和各色霓虹灯,不知不觉在我俩的交谈中次第亮了起来,行人、车辆、商铺、人家,交织成一幅温馨的画面,我仿佛还看到这画面中浮起的几行字:树在,山在,大地在;有人长相思,有人常想念,你还要怎样更暖心的世间。

他有好多次提议去走走那个地方,这次终于在一个无事的午后成行。两个人从复兴中路、东台路、肇周路,走到济南路。其间,还拐进这四条路中间的吉安路。那是他自幼年到进入大学前的生活之地。之后,搬离了此地,许多个日子里也曾回来看过一两回,而如今迫不及待地拉我再回去,是因为得知这块区域“动迁”得差不多了。

从地铁站出来,走到复兴中路东台路路口,最先留意到的是家托儿所。虽然两扇铁门锁着,但透过铁门上镂空栅栏,还是看得到托儿所的大概。他说,幼年印象里,教学楼门边除了小滑梯,还有小花坛。朝前走,路过一家工业风的小咖啡馆。进店一眼就看到白色大方瓷砖的墙面,以及墙角边一只老式理发店里那种皮质转椅,往上看,泥砖的房梁上保留了粗粝的墙面还有裸露的电线。他问清瘦的店员,可知这家店的故事。回答是意料之中的否定,于是他笑着告诉我和店员,这里完成了一次华丽却合理的转身——二十年前,它是一家粮油店。

越往前,他的记忆愈发苏醒。比如:哪家杂货店卖过玩具小手枪,当时没有零花钱,于是放学后天天来店里解眼馋,老板任凭我去,并不会嫌弃小孩子们。又比如:东台路的杂货店面和小摊有卖古旧桌椅的,有卖搪瓷面盆的,也有卖算盘、雨伞之类的,总有别处的人从附近的弄堂里穿出来,来看这里的市井物件,顺便聊些生活的匆忙。再比如:志成坊里出过的最大名人是象棋大师胡荣华,还住过一个有名的画家,而几号里的谁谁读书时就是“调皮蛋”,楼上某人家的女儿回

国探亲时带回的巧克力让整幢楼的小孩子们都开心了好几个星期。也是惊喜的。嗒——已没有几户住家的弄堂还散发着曾经的气味,而直到今天第一次突然辨认出那些花墙上的纹饰有着法式风格。路过一处篮球场大小的停车场,他忆起,这不就是小学二三年级时出操的操场吗?进门右手边,沙坑还在,不过小多了,给男生练臂力的梯杆还在,不过有些锈了。他兴奋地攀上梯杆,玩耍是不敢了,张看远处高处还是可以的。我望着他,也笑了。时间好快,快到我们这些不过三十多岁的人,还远没有到资历与人闲谈轶事的年纪,居然也听闻些掌故,甚至是掌故本身。那是用心境和记忆合成的底片,也是对过往的理解与评价。往回走时,在复兴中路上,他突然说,还是有东西没变——这路两边的树啊,还是和记忆里的一样茂盛。

知这家店的故事。回答是意料之中的否定,于是他笑着告诉我和店员,这里完成了一次华丽却合理的转身——二十年前,它是一家粮油店。越往前,他的记忆愈发苏醒。比如:哪家杂货店卖过玩具小手枪,当时没有零花钱,于是放学后天天来店里解眼馋,老板任凭我去,并不会嫌弃小孩子们。又比如:东台路的杂货店面和小摊有卖古旧桌椅的,有卖搪瓷面盆的,也有卖算盘、雨伞之类的,总有别处的人从附近的弄堂里穿出来,来看这里的市井物件,顺便聊些生活的匆忙。再比如:志成坊里出过的最大名人是象棋大师胡荣华,还住过一个有名的画家,而几号里的谁谁读书时就是“调皮蛋”,楼上某人家的女儿回

国探亲时带回的巧克力让整幢楼的小孩子们都开心了好几个星期。也是惊喜的。嗒——已没有几户住家的弄堂还散发着曾经的气味,而直到今天第一次突然辨认出那些花墙上的纹饰有着法式风格。路过一处篮球场大小的停车场,他忆起,这不就是小学二三年级时出操的操场吗?进门右手边,沙坑还在,不过小多了,给男生练臂力的梯杆还在,不过有些锈了。他兴奋地攀上梯杆,玩耍是不敢了,张看远处高处还是可以的。我望着他,也笑了。时间好快,快到我们这些不过三十多岁的人,还远没有到资历与人闲谈轶事的年纪,居然也听闻些掌故,甚至是掌故本身。那是用心境和记忆合成的底片,也是对过往的理解与评价。往回走时,在复兴中路上,他突然说,还是有东西没变——这路两边的树啊,还是和记忆里的一样茂盛。

知这家店的故事。回答是意料之中的否定,于是他笑着告诉我和店员,这里完成了一次华丽却合理的转身——二十年前,它是一家粮油店。越往前,他的记忆愈发苏醒。比如:哪家杂货店卖过玩具小手枪,当时没有零花钱,于是放学后天天来店里解眼馋,老板任凭我去,并不会嫌弃小孩子们。又比如:东台路的杂货店面和小摊有卖古旧桌椅的,有卖搪瓷面盆的,也有卖算盘、雨伞之类的,总有别处的人从附近的弄堂里穿出来,来看这里的市井物件,顺便聊些生活的匆忙。再比如:志成坊里出过的最大名人是象棋大师胡荣华,还住过一个有名的画家,而几号里的谁谁读书时就是“调皮蛋”,楼上某人家的女儿回

国探亲时带回的巧克力让整幢楼的小孩子们都开心了好几个星期。也是惊喜的。嗒——已没有几户住家的弄堂还散发着曾经的气味,而直到今天第一次突然辨认出那些花墙上的纹饰有着法式风格。路过一处篮球场大小的停车场,他忆起,这不就是小学二三年级时出操的操场吗?进门右手边,沙坑还在,不过小多了,给男生练臂力的梯杆还在,不过有些锈了。他兴奋地攀上梯杆,玩耍是不敢了,张看远处高处还是可以的。我望着他,也笑了。时间好快,快到我们这些不过三十多岁的人,还远没有到资历与人闲谈轶事的年纪,居然也听闻些掌故,甚至是掌故本身。那是用心境和记忆合成的底片,也是对过往的理解与评价。往回走时,在复兴中路上,他突然说,还是有东西没变——这路两边的树啊,还是和记忆里的一样茂盛。

知这家店的故事。回答是意料之中的否定,于是他笑着告诉我和店员,这里完成了一次华丽却合理的转身——二十年前,它是一家粮油店。越往前,他的记忆愈发苏醒。比如:哪家杂货店卖过玩具小手枪,当时没有零花钱,于是放学后天天来店里解眼馋,老板任凭我去,并不会嫌弃小孩子们。又比如:东台路的杂货店面和小摊有卖古旧桌椅的,有卖搪瓷面盆的,也有卖算盘、雨伞之类的,总有别处的人从附近的弄堂里穿出来,来看这里的市井物件,顺便聊些生活的匆忙。再比如:志成坊里出过的最大名人是象棋大师胡荣华,还住过一个有名的画家,而几号里的谁谁读书时就是“调皮蛋”,楼上某人家的女儿回

在《评弹文化词典》里,单档是指:“仅有一人的演出单元。”双档是指:“两人组成的演出单元,分上手和下手。两名男演员称男双档;两名女演员称男女双档;一男一女称男女双档。以上手为主。”再看“档”的定义,其中一条是:演员进行演出活动的最小组成单元。一人谓单档,两人谓双档,三人谓三个档,四个档或五个档仅在演出中短篇或会书时有。

如果“度娘”一下单档和双档,它告诉你的几乎全是对一种上海小吃的描述。

到苏州点心店,口里念念有词:“单档、双档。”店伙真敢叫一个或两个评弹演员上台为你演出——人家本来就有助兴节目的安排;到上海点心店想听书,也是“单档”“双档”一番,店伙根本没兴趣了解你的真实意愿,咱,毫无悬念地端来一碗油面筋百叶线粉汤。

有道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晏子曰:“水土异也。”

即使在上海,对于单档或双档的定义,分歧也很大。

据说,“单档”在上海话里是单吊的意思:一只油面筋(或一只百叶包)再加一把线粉。若一只油面筋加一只百叶包再加一把线粉,就叫“双档”。

不解酒店为何与外面宛若两个世界?推行公筷是疫情非常时期的必然选择,也是文明社会的必然趋势。然而公筷推行已两年,为何成效不大?我想有

两个方面问题:一是酒店方有无主动提供,二是食客是否具有公筷意识。

曾有人说,千百年形成的习惯是最难改变的。但难改并不是不能改。春节外环内禁放烟花爆竹,难吗?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风俗不可能改。但在各方面的重视和配合下,形成合力,持之以恒,循序渐进,没几年就解决了。关键是要重视,从思想观念到具体操作,从宣传舆论到制度设计,全方位地大力推进。可以先在公共场合做起来,以后逐渐推广至家庭。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但不下决心,这个过程就遥遥无期。

公筷推进正当时

吴锦祥

不解酒店为何与外面宛若两个世界?推行公筷是疫情非常时期的必然选择,也是文明社会的必然趋势。然而公筷推行已两年,为何成效不大?我想有

两个方面问题:一是酒店方有无主动提供,二是食客是否具有公筷意识。

曾有人说,千百年形成的习惯是最难改变的。但难改并不是不能改。春节外环内禁放烟花爆竹,难吗?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风俗不可能改。但在各方面的重视和配合下,形成合力,持之以恒,循序渐进,没几年就解决了。关键是要重视,从思想观念到具体操作,从宣传舆论到制度设计,全方位地大力推进。可以先在公共场合做起来,以后逐渐推广至家庭。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但不下决心,这个过程就遥遥无期。

公筷推进正当时

吴锦祥

不解酒店为何与外面宛若两个世界?推行公筷是疫情非常时期的必然选择,也是文明社会的必然趋势。然而公筷推行已两年,为何成效不大?我想有

两个方面问题:一是酒店方有无主动提供,二是食客是否具有公筷意识。

曾有人说,千百年形成的习惯是最难改变的。但难改并不是不能改。春节外环内禁放烟花爆竹,难吗?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风俗不可能改。但在各方面的重视和配合下,形成合力,持之以恒,循序渐进,没几年就解决了。关键是要重视,从思想观念到具体操作,从宣传舆论到制度设计,全方位地大力推进。可以先在公共场合做起来,以后逐渐推广至家庭。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但不下决心,这个过程就遥遥无期。

公筷推进正当时

吴锦祥

不解酒店为何与外面宛若两个世界?推行公筷是疫情非常时期的必然选择,也是文明社会的必然趋势。然而公筷推行已两年,为何成效不大?我想有

两个方面问题:一是酒店方有无主动提供,二是食客是否具有公筷意识。

曾有人说,千百年形成的习惯是最难改变的。但难改并不是不能改。春节外环内禁放烟花爆竹,难吗?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风俗不可能改。但在各方面的重视和配合下,形成合力,持之以恒,循序渐进,没几年就解决了。关键是要重视,从思想观念到具体操作,从宣传舆论到制度设计,全方位地大力推进。可以先在公共场合做起来,以后逐渐推广至家庭。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但不下决心,这个过程就遥遥无期。

公筷推进正当时

有人从乒乓球运动上考量,那么它就有理由存在,“因义废食”,没什么必要。百叶是豆制品,它与荤腥物尤其是新鲜猪肉、开洋合为一体,味道非常鲜美。油面筋常常被放置于豆制品柜出售,是“上错花轿”了——其实它由面粉加工而成,但搭上鲜猪肉,还是“嫁对郎”的——面筋中的麦胶蛋白质所含氨基酸比胶原蛋白所含氨基酸更有利于人体吸收。

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的组合,看似没有章法,绩效却是大大的,这从绝大多数食者大呼鲜美可口,可见一斑。

有人喜欢肉糜裹得满满当当的百叶包、肉糜塞得鼓鼓囊囊的油面筋,我是非常鄙视的:难道你在其他地方吃不到肉,吃不起肉,跑到“单档”“双档”里来享受吗?

“单档”“双档”很像杭帮菜里的炸响铃,主要吃外皮而不是吃肉。然而,那不是吝啬肉糜的借口——偌大一个“水仙苑”里只开了一朵比青春痘大不了多少的水仙花,还好意思起这个园名吗?

现在,单点一客“单档”“双档”来吃的情况比较少见,油面筋百叶包线粉汤主要展示出“例汤”(茶汤)的功能,就像吃大饼油条要配豆浆,吃生煎馒头要配鸡鸭血汤,吃葱油拌面要配肉骨头黄豆汤,吃排骨年糕的最佳搭配必是“单档”“双档”。

我对“单档”“双档”的品质要求还有点苛刻,即:要能从油面筋、百叶包里面吮出一泡汤汁。对此,难免有人会质疑:人家本来就不是全封闭的,在沸

水里上下沉浮,“吃”进肚皮的水,吐出一肚皮的汁,哪能还有什么汤汁滙出?开玩笑!须知,虽然不是“全封闭”,上乘的“单档”“双档”毕竟作出了闭环的操作姿态。“漏船载酒泛中流”,载的可不全是盛在破碎酒坛子里的酒啊!写这篇文章时,我满

脑子都是小时候跟着父母去南京西路新昌路口的“又一邨”吃点心情景。那里的“单档”“双档”我以为是天下最好的。可惜时间不能像“单档”“双档”般做出选择,“逝者如斯夫”,我们能做的,就是不管慢档还是快档,在不断地回眸中不断地前行。

那是2014年,由朋友介绍,我加入了一个周末茶会,每周六早上在福州路的杏花楼碰头,经常露面的有七八个人,有曾在苏州河上撑船跑码头的小老板,1949年前开西药房的小开,还有工商业者,新成员是我和另一位机关干部,一对工会干部夫妇,一位中学老师,平均年龄已85岁。

这个周末茶会有点历史,30多年前由一群小工商业者发起。开头十人,最兴隆时二十多人,春节聚餐两桌还坐不下。早茶是每周六早上8时半到10时半,风雨无阻。若有兴致,早茶结束后我们另找饭馆接着午餐。杏花楼茶室,八时半开门。茶友心诚,多半提前到了,一拥而入,坐在固定座位,显示老客的身份。每人一杯绿茶,自点一份点心,每次人均消费三十元左右。散场前各自掏钱,一位茶友收齐去账台付账。若子女老伴来喝茶,则由小辈埋单。

茶聚,其实吃只是由头,最重要的是嘎讪胡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及。我最有兴趣听茶友讲过的事。一位老工商业者,身子佝偻快成90度,但十分乐观健谈。他滔滔不绝,并无怨言。他说退休金用不完,还让大家看他存折上的数字。每周六,他拄着手杖从浦东三林塘出发,换几辆公交车赶来。他说,茶聚已是他唯一的社交,不能脱离社会。

茶局经久不散,秘密之一在于“劈硬柴”,AA制,各吃各的,丰俭随意,没负担,彼此不相欠,吃完抹抹嘴,埋单走人。每次茶聚,愿者上钩,无任何规矩。考虑到彼此年事已高,刮风下雨,有事不来,不用请假。茶聚时,也不鼓励结伴而行,以防节外生枝。每周六,只为一聚,无虚情,无假意。有次下雨,我犹豫再三,还是出门赶去,结果只有我一人现身。

2020年,因新冠疫情,茶聚只能散场了。硕果仅存的茶友,平均年龄已近九十,最年长的96岁,最年轻的也过了81岁。疫情中,彼此偶尔通个电话、微信,期待疫后重逢。六年中,走掉了5位茶友。2021年上半年,两位茶友故世。最近有消息,最年长的也走了。加上一位女茶友被子女接往澳大利亚定居,现在只剩3人,茶桌再聚看来已渺茫。

人老归去,实属规律。茶局也会变老,最后终场。茶汤余音,是曾经的美好记忆。

那是2014年,由朋友介绍,我加入了一个周末茶会,每周六早上在福州路的杏花楼碰头,经常露面的有七八个人,有曾在苏州河上撑船跑码头的小老板,1949年前开西药房的小开,还有工商业者,新成员是我和另一位机关干部,一对工会干部夫妇,一位中学老师,平均年龄已85岁。

这个周末茶会有点历史,30多年前由一群小工商业者发起。开头十人,最兴隆时二十多人,春节聚餐两桌还坐不下。早茶是每周六早上8时半到10时半,风雨无阻。若有兴致,早茶结束后我们另找饭馆接着午餐。杏花楼茶室,八时半开门。茶友心诚,多半提前到了,一拥而入,坐在固定座位,显示老客的身份。每人一杯绿茶,自点一份点心,每次人均消费三十元左右。散场前各自掏钱,一位茶友收齐去账台付账。若子女老伴来喝茶,则由小辈埋单。

茶聚,其实吃只是由头,最重要的是嘎讪胡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及。我最有兴趣听茶友讲过的事。一位老工商业者,身子佝偻快成90度,但十分乐观健谈。他滔滔不绝,并无怨言。他说退休金用不完,还让大家看他存折上的数字。每周六,他拄着手杖从浦东三林塘出发,换几辆公交车赶来。他说,茶聚已是他唯一的社交,不能脱离社会。

茶局经久不散,秘密之一在于“劈硬柴”,AA制,各吃各的,丰俭随意,没负担,彼此不相欠,吃完抹抹嘴,埋单走人。每次茶聚,愿者上钩,无任何规矩。考虑到彼此年事已高,刮风下雨,有事不来,不用请假。茶聚时,也不鼓励结伴而行,以防节外生枝。每周六,只为一聚,无虚情,无假意。有次下雨,我犹豫再三,还是出门赶去,结果只有我一人现身。

2020年,因新冠疫情,茶聚只能散场了。硕果仅存的茶友,平均年龄已近九十,最年长的96岁,最年轻的也过了81岁。疫情中,彼此偶尔通个电话、微信,期待疫后重逢。六年中,走掉了5位茶友。2021年上半年,两位茶友故世。最近有消息,最年长的也走了。加上一位女茶友被子女接往澳大利亚定居,现在只剩3人,茶桌再聚看来已渺茫。

人老归去,实属规律。茶局也会变老,最后终场。茶汤余音,是曾经的美好记忆。

那是2014年,由朋友介绍,我加入了一个周末茶会,每周六早上在福州路的杏花楼碰头,经常露面的有七八个人,有曾在苏州河上撑船跑码头的小老板,1949年前开西药房的小开,还有工商业者,新成员是我和另一位机关干部,一对工会干部夫妇,一位中学老师,平均年龄已85岁。

这个周末茶会有点历史,30多年前由一群小工商业者发起。开头十人,最兴隆时二十多人,春节聚餐两桌还坐不下。早茶是每周六早上8时半到10时半,风雨无阻。若有兴致,早茶结束后我们另找饭馆接着午餐。杏花楼茶室,八时半开门。茶友心诚,多半提前到了,一拥而入,坐在固定座位,显示老客的身份。每人一杯绿茶,自点一份点心,每次人均消费三十元左右。散场前各自掏钱,一位茶友收齐去账台付账。若子女老伴来喝茶,则由小辈埋单。

茶聚,其实吃只是由头,最重要的是嘎讪胡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及。我最有兴趣听茶友讲过的事。一位老工商业者,身子佝偻快成90度,但十分乐观健谈。他滔滔不绝,并无怨言。他说退休金用不完,还让大家看他存折上的数字。每周六,他拄着手杖从浦东三林塘出发,换几辆公交车赶来。他说,茶聚已是他唯一的社交,不能脱离社会。

那是2014年,由朋友介绍,我加入了一个周末茶会,每周六早上在福州路的杏花楼碰头,经常露面的有七八个人,有曾在苏州河上撑船跑码头的小老板,1949年前开西药房的小开,还有工商业者,新成员是我和另一位机关干部,一对工会干部夫妇,一位中学老师,平均年龄已85岁。

这个周末茶会有点历史,30多年前由一群小工商业者发起。开头十人,最兴隆时二十多人,春节聚餐两桌还坐不下。早茶是每周六早上8时半到10时半,风雨无阻。若有兴致,早茶结束后我们另找饭馆接着午餐。杏花楼茶室,八时半开门。茶友心诚,多半提前到了,一拥而入,坐在固定座位,显示老客的身份。每人一杯绿茶,自点一份点心,每次人均消费三十元左右。散场前各自掏钱,一位茶友收齐去账台付账。若子女老伴来喝茶,则由小辈埋单。

茶聚,其实吃只是由头,最重要的是嘎讪胡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及。我最有兴趣听茶友讲过的事。一位老工商业者,身子佝偻快成90度,但十分乐观健谈。他滔滔不绝,并无怨言。他说退休金用不完,还让大家看他存折上的数字。每周六,他拄着手杖从浦东三林塘出发,换几辆公交车赶来。他说,茶聚已是他唯一的社交,不能脱离社会。

茶局经久不散,秘密之一在于“劈硬柴”,AA制,各吃各的,丰俭随意,没负担,彼此不相欠,吃完抹抹嘴,埋单走人。每次茶聚,愿者上钩,无任何规矩。考虑到彼此年事已高,刮风下雨,有事不来,不用请假。茶聚时,也不鼓励结伴而行,以防节外生枝。每周六,只为一聚,无虚情,无假意。有次下雨,我犹豫再三,还是出门赶去,结果只有我一人现身。

2020年,因新冠疫情,茶聚只能散场了。硕果仅存的茶友,平均年龄已近九十,最年长的96岁,最年轻的也过了81岁。疫情中,彼此偶尔通个电话、微信,期待疫后重逢。六年中,走掉了5位茶友。2021年上半年,两位茶友故世。最近有消息,最年长的也走了。加上一位女茶友被子女接往澳大利亚定居,现在只剩3人,茶桌再聚看来已渺茫。

人老归去,实属规律。茶局也会变老,最后终场。茶汤余音,是曾经的美好记忆。

那是2014年,由朋友介绍,我加入了一个周末茶会,每周六早上在福州路的杏花楼碰头,经常露面的有七八个人,有曾在苏州河上撑船跑码头的小老板,1949年前开西药房的小开,还有工商业者,新成员是我和另一位机关干部,一对工会干部夫妇,一位中学老师,平均年龄已85岁。

这个周末茶会有点历史,30多年前由一群小工商业者发起。开头十人,最兴隆时二十多人,春节聚餐两桌还坐不下。早茶是每周六早上8时半到10时半,风雨无阻。若有兴致,早茶结束后我们另找饭馆接着午餐。杏花楼茶室,八时半开门。茶友心诚,多半提前到了,一拥而入,坐在固定座位,显示老客的身份。每人一杯绿茶,自点一份点心,每次人均消费三十元左右。散场前各自掏钱,一位茶友收齐去账台付账。若子女老伴来喝茶,则由小辈埋单。

茶聚,其实吃只是由头,最重要的是嘎讪胡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及。我最有兴趣听茶友讲过的事。一位老工商业者,身子佝偻快成90度,但十分乐观健谈。他滔滔不绝,并无怨言。他说退休金用不完,还让大家看他存折上的数字。每周六,他拄着手杖从浦东三林塘出发,换几辆公交车赶来。他说,茶聚已是他唯一的社交,不能脱离社会。

茶局经久不散,秘密之一在于“劈硬柴”,AA制,各吃各的,丰俭随意,没负担,彼此不相欠,吃完抹抹嘴,埋单走人。每次茶聚,愿者上钩,无任何规矩。考虑到彼此年事已高,刮风下雨,有事不来,不用请假。茶聚时,也不鼓励结伴而行,以防节外生枝。每周六,只为一聚,无虚情,无假意。有次下雨,我犹豫再三,还是出门赶去,结果只有我一人现身。

2020年,因新冠疫情,茶聚只能散场了。硕果仅存的茶友,平均年龄已近九十,最年长的96岁,最年轻的也过了81岁。疫情中,彼此偶尔通个电话、微信,期待疫后重逢。六年中,走掉了5位茶友。2021年上半年,两位茶友故世。最近有消息,最年长的也走了。加上一位女茶友被子女接往澳大利亚定居,现在只剩3人,茶桌再聚看来已渺茫。

人老归去,实属规律。茶局也会变老,最后终场。茶汤余音,是曾经的美好记忆。

那是2014年,由朋友介绍,我加入了一个周末茶会,每周六早上在福州路的杏花楼碰头,经常露面的有七八个人,有曾在苏州河上撑船跑码头的小老板,1949年前开西药房的小开,还有工商业者,新成员是我和另一位机关干部,一对工会干部夫妇,一位中学老师,平均年龄已85岁。

这个周末茶会有点历史,30多年前由一群小工商业者发起。开头十人,最兴隆时二十多人,春节聚餐两桌还坐不下。早茶是每周六早上8时半到10时半,风雨无阻。若有兴致,早茶结束后我们另找饭馆接着午餐。杏花楼茶室,八时半开门。茶友心诚,多半提前到了,一拥而入,坐在固定座位,显示老客的身份。每人一杯绿茶,自点一份点心,每次人均消费三十元左右。散场前各自掏钱,一位茶友收齐去账台付账。若子女老伴来喝茶,则由小辈埋单。

茶聚,其实吃只是由头,最重要的是嘎讪胡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及。我最有兴趣听茶友讲过的事。一位老工商业者,身子佝偻快成90度,但十分乐观健谈。他滔滔不绝,并无怨言。他说退休金用不完,还让大家看他存折上的数字。每周六,他拄着手杖从浦东三林塘出发,换几辆公交车赶来。他说,茶聚已是他唯一的社交,不能脱离社会。

茶局经久不散,秘密之一在于“劈硬柴”,AA制,各吃各的,丰俭随意,没负担,彼此不相欠,吃完抹抹嘴,埋单走人。每次茶聚,愿者上钩,无任何规矩。考虑到彼此年事已高,刮风下雨,有事不来,不用请假。茶聚时,也不鼓励结伴而行,以防节外生枝。每周六,只为一聚,无虚情,无假意。有次下雨,我犹豫再三,还是出门赶去,结果只有我一人现身。

2020年,因新冠疫情,茶聚只能散场了。硕果仅存的茶友,平均年龄已近九十,最年长的96岁,最年轻的也过了81岁。疫情中,彼此偶尔通个电话、微信,期待疫后重逢。六年中,走掉了5位茶友。2021年上半年,两位茶友故世。最近有消息,最年长的也走了。加上一位女茶友被子女接往澳大利亚定居,现在只剩3人,茶桌再聚看来已渺茫。

人老归去,实属规律。茶局也会变老,最后终场。茶汤余音,是曾经的美好记忆。

那是2014年,由朋友介绍,我加入了一个周末茶会,每周六早上在福州路的杏花楼碰头,经常露面的有七八个人,有曾在苏州河上撑船跑码头的小老板,1949年前开西药房的小开,还有工商业者,新成员是我和另一位机关干部,一对工会干部夫妇,一位中学老师,平均年龄已85岁。

这个周末茶会有点历史,30多年前由一群小工商业者发起。开头十人,最兴隆时二十多人,春节聚餐两桌还坐不下。早茶是每周六早上8时半到10时半,风雨无阻。若有兴致,早茶结束后我们另找饭馆接着午餐。杏花楼茶室,八时半开门。茶友心诚,多半提前到了,一拥而入,坐在固定座位,显示老客的身份。每人一杯绿茶,自点一份点心,每次人均消费三十元左右。散场前各自掏钱,一位茶友收齐去账台付账。若子女老伴来喝茶,则由小辈埋单。

茶聚,其实吃只是由头,最重要的是嘎讪胡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及。我最有兴趣听茶友讲过的事。一位老工商业者,身子佝偻快成90度,但十分乐观健谈。他滔滔不绝,并无怨言。他说退休金用不完,还让大家看他存折上的数字。每周六,他拄着手杖从浦东三林塘出发,换几辆公交车赶来。他说,茶聚已是他唯一的社交,不能脱离社会。

茶局经久不散,秘密之一在于“劈硬柴”,AA制,各吃各的,丰俭随意,没负担,彼此不相欠,吃完抹抹嘴,埋单走人。每次茶聚,愿者上钩,无任何规矩。考虑到彼此年事已高,刮风下雨,有事不来,不用请假。茶聚时,也不鼓励结伴而行,以防节外生枝。每周六,只为一聚,无虚情,无假意。有次下雨,我犹豫再三,还是出门赶去,结果只有我一人现身。

2020年,因新冠疫情,茶聚只能散场了。硕果仅存的茶友,平均年龄已近九十,最年长的96岁,最年轻的也过了81岁。疫情中,彼此偶尔通个电话、微信,期待疫后重逢。六年中,走掉了5位茶友。2021年上半年,两位茶友故世。最近有消息,最年长的也走了。加上一位女茶友被子女接往澳大利亚定居,现在只剩3人,茶桌再聚看来已渺茫。

茶局也会变老

张锡康

